

中美关系

# 贸易冲突、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程永林 蒋基路\*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理论模型，通过测算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指数），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政策偏好，揭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而透析美国主要的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力。研究发现：（1）基于2007—2019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排名前15位的大宗商品数据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存在显著的政策偏好差异。支持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和附件、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行业；反对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行业；对中美贸易战保持中立态度的工商利益集团占据主流。在样本区间内，整体

---

\* 程永林，博士，博士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蒋基路，博士，副教授，现任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本科生李云帆、陈丹仪、吴晓丹对本文写作亦有较大贡献。本文是以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和平效应研究”（14BGJ047）、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项目（CWZD20150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项目“中国参与一带一路金融治理研究：机制、战略与路径”、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金融策略研究”（17ZDA01）。

G-L 指数变化非常平稳,有效数据组内部的单体波动情况也非常稳定。(2)借助谷歌和百度搜索引擎,就“贸易战、美国企业、态度、支持、反对”等关键词,对2018年3月—2019年9月期间的资讯进行检索、排序和去重处理后,梳理出对于中美贸易战持不同政策偏好的代表性美国企业和行业协会。(3)政治捐资、操控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出席听证会、游说政府与致信总统、借助旋转门制度影响政府人事安排、游说议员和影响选举等手段是各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途径,其中通过新媒体影响舆论和政策制定越来越重要。

为此,建议应充分利用美国利益集团及其内部矛盾,注意将美国政府行为与其国内的企业行为区分开,对于中美贸易战支持立场的企业、协会和行业要展开精准打击,对中美贸易战持反对或中立政策偏好的利益集团要积极争取。重视美国企业在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和开放市场等方面的合理利益诉求,淡化中美在高科技和战略性产业领域的竞争与冲突,提升中美双方在民生领域的合作力度,通过推进双边或多边经济合作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达到以斗争促进合作、以贸易战进一步提升我国改革开放水平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的。

**【关键词】** 利益集团 贸易冲突 政治捐献模型 G-L 指数 贸易政策

## 一、引言

“利益集团”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David Truman）在其《政治进程》这一著作中提出的，他认为利益集团作为一种组织，需要其成员抱持共同态度，并能够借此对政府、社会或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随后，利益集团这一概念逐渐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公共活动参与者有谋取自身行为和利益最大化倾向，经济游说疏通团体作为一种利益集团，就是为了自身群体利益而获得力量和支持的组织副产品。而在国际贸易关系当中，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正当途径和有效方式，不断向公共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或决策影响力，从而对贸易政策制定、贸易政策执行、国际贸易合作（贸易谈判）或非合作博弈（贸易战）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那么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乃至中美贸易争端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联系？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和途径施加作用或影响呢？

中美贸易关系及其发展走向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举足轻重，当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更是进入了一个敏感和关键时期。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学术界对中美贸易争端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和层面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对于透析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内主导影响因素、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内在制约因素与影响机理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尝试进行突破。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理论模型，通过定量测算2007—2019年上半年期间的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政策偏好，揭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而透析相关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力。

## 二、现有研究文献综述

### （一）关于美国利益集团的研究

利益集团在美国不仅广泛存在，而且其影响已经渗透和扩展到政治、经济、

外交、军事、安全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刘运顶研究发现对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大型工商企业、行业协会、农业利益集团、环保组织、外国游说团体等。<sup>①</sup>孟亚波认为利益集团在美国不仅具有非正式影响力，而且可以影响总统竞选、议会选举、议会立法、政府决策、官员任命等。<sup>②</sup>梁碧波则认为政府组织、商业性利益集团、非商业性利益集团是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三大主要利益集团。<sup>③</sup>罗琳、张家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投票、信息传播和政治捐献是利益集团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环节的主要工具。<sup>④</sup>李峥指出高科技利益集团作为新生力量，正在对美国的政治生态和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并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健发展发挥重要作用。<sup>⑤</sup>忻华研究发现美国商会能够紧跟美欧贸易谈判而开展相应的游说活动，但其实质性的影响和效果有限。<sup>⑥</sup>

## （二）关于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研究

袁征（2000）基于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案例，分析美国相应利益集团参与中美关系辩论，展开院外游说活动，从而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sup>⑦</sup>梁碧波指出在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主要利益集团中，政府组织影响最大，商业性利益集团次之，非商业性利益集团再次。<sup>⑧</sup>马述忠、李淑玲基于新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sup>⑨</sup>张继民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

① 刘运顶：《试论全球化背景下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载《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第26页。

② 孟亚波：《美国的利益集团》，载《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6期，第11页。

③ 梁碧波：《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载《国际经贸探索》2005年第6期，第22页。

④ 罗琳、张家福：《利益集团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7期，第24页。

⑤ 李峥：《美国高科技利益集团及其政治影响》，载《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3期，第49页。

⑥ 忻华：《利益集团对美欧贸易谈判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对美国 and 欧洲商会的比较分析》，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6期，第56页。

⑦ 袁征：《利益集团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6期，第11页。

⑧ 梁碧波：《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第22页。

⑨ 马述忠、李淑玲：《对美国贸易政策嬗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利益集团”视角》，载《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4期，第13页。

政策发生结构性变化，对华政策分歧加剧，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sup>①</sup>李坤望、王孝松基于1980—2005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的实证分析，发现反倾销诉讼申诉者的政治势力是美国对华反倾销歧视的首要原因。吴郁秋、刘海云（2009）深入研究了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诱发机制，发现利益集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sup>②</sup>罗琳、张家福研究发现贸易战和贸易谈判都是双层博弈的结果，两国政府针对相关贸易政策（或问题）在国际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谈判）或非合作（贸易战）博弈，而两国政府都必须考虑本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目标函数受限于国内利益集团。<sup>③</sup>曾雄军认为利益集团对美国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施压是推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重要途径。<sup>④</sup>王颖指出美国国会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是权力机关与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和对华经贸政策制定显著受到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影响<sup>⑤</sup>。

### （三）关于利益集团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

利益集团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括政治支持模型、游说支出模型、政治捐献模型等，其中政治捐献模型（又称保护-代售模型）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最为广泛。不少学者以政治捐献模型为基础，基于本国或本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还有学者不断放宽该模型的理论假设，并将更多影响因素纳入模型的分析框架，从而使得分析更加深入和贴近实际。

#### 1. 政治支持模型

希尔曼（Hillman, 1982）提出了政治支持模型，他将关税税率作为重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关税税率被视为政府在政策抉择上的最优化问题，为了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所做的决策，相关利益集团或者财团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相

① 张继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定的因素分析》，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5月。

② 吴郁秋、刘海云：《知识产权保护差异与贸易摩擦诱发机制——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5期，第109—112页。

③ 罗琳、张家福：《利益集团行为及其影响研究——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第24页。

④ 曾雄军：《美国利益集团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路径分析》，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0期，第30页。

⑤ 王颖：《美国国会与对华贸易政策——以人民币汇率和关税议案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44页。

应的政治支持。<sup>①</sup>在希尔曼的模型中，假设政府目标在于达到政治支持最大化，然而政府的政治支持主要源于消费者和产业利益集团，因此政府需要在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制定一个均衡的关税税率，使其最大限度地获得两者的政治支持。令  $M(\Pi(p), p)$  表示产品价格为  $p$  时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支持， $M_p$  表示公众给予的政治支持，政府目标设定为价格  $p$ ，从而使得利益集团的边际政治支持与公众得边际政治支持达到均衡，这样可以实现最大化总体政治支持函数目标  $M(\Pi(p), p) + M_p$ 。因此，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支持将会对政策制定者的贸易政策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基于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政府将在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关税壁垒政策之间寻求平衡。该理论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什么是政治支持函数，利益集团影响力与贸易政策决策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函数关系，希尔曼并没有给出清晰准确的界定或推论。

## 2. 游说支出模型

芬德利与威利斯 (Findlay and Wellisz, 1982) 提出了游说支出模型，该模型假设为了影响政策制定者对贸易政策的制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给政策制定者施压，从而使得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的制定走向更为符合相关利益集团的预期。<sup>②</sup>为衡量在该假设之下相关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我们据此构建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模型，建模思路如下：

$$T_i = f(S_i, O_i, V_i)$$

模型中的利益集团为对立的利益集团，以分别具有进出口竞争优势产业的利益集团进行分析，以  $S_i$  表示为支持保护产业  $i$  的利益集团的游说支出， $O_i$  表示反对保护产业  $i$  的利益集团的游说支出， $V_i$  为影响产业  $i$  关税的其他变量， $T_i = f(S_i, O_i, V_i)$  为产业  $i$  的关税决定函数，该决定函数为  $S_i$  的增函数，为  $O_i$  的减函数。支持保护的利益集团其福利水平随着  $T_i$  的增加而增加，反对保

<sup>①</sup> Arye Hillman, "Declining Industries and Political Support Protectionist Mo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72(5):1180—1187.

<sup>②</sup> Ronald Findlay and Stanislaw Wellisz, "Endogenous Tari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Restriction and Welfare," In Jagdish N. Bhagwati Edit, *Import Competition and Respons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223—244.

护的利益集团其福利水平随着  $T_i$  的增加而减少，对立利益集团双方进行非合作博弈，进行游说并提供游说支出，使各自净收益最大化，该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最终关税水平位于非合作博弈情况下的纳什均衡。该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利益集团影响力与贸易政策决策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函数关系，依然没能给出清晰准确的界定或推论。<sup>①</sup>

### 3. 政治捐献模型

政治捐献模型来自马吉、布洛克与扬提出的 MBY 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利益集团可以借助选举手段，以政治捐献途径来影响政党的贸易政策取向。<sup>②</sup>在 MBY 模型中，假设存在政党 A、B，游说集团 1、2，其中利益集团 1 支持政党 A，而利益集团 2 支持政党 B，假定政党 A 通过选举获胜的概率为  $Q$ ，则构造  $Q$  的函数如下：

$$Q = f\left(\sum_{i=1}^2 C_i^A, \sum_{i=1}^2 C_i^B, T^A, T^B\right)$$

政党 B 当选的概率为  $1 - Q$ ，其中  $C_i^A$  为利益集团  $i$  对政党 A 的政治捐献， $T^A$  为政党 A 的贸易政策下的关税水平，A 政党当选概率受自身及对手所获捐献数量的影响，显然当利益集团  $i$  对政党 A 的政治捐献数量越大时， $Q$  越大，当利益集团  $i$  对政党 B 的政治捐献数量越大时， $Q$  越小，方程解即为最终的关税水平。<sup>③</sup>

由于 MBY 模型建立在只有两个利益集团的假设基础之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进一步改进了该模型，提出了政治捐献模型（Political Contribution Approach），又被称为“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解决了以往模型中参数随部门变化以至于不可测的问题，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的目的是想能够直接影响当权政府的贸易政策，而不是为了提高竞选政党的当选概率，或者是提高现任当权政府的连任概率。那么当权政府为了争取再次当选连任，借助政治捐献是其必然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也需要努力提高普通选民的效用水平。政府的目标函数设定如下：

<sup>①</sup> 程真、佟艳霜：《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文献评述》，载《时代金融》2014年第2期，第76页。

<sup>②③</sup> Stephen P. Magee, William A. Brock, and Leslie Young, *Black Hole Tariff and Endogenous Policy Theory: Political Economy in General Equilibriu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G = \sum_{i=1}^n C_i + \alpha W(P)$$

其中  $C$  是政治献金， $n$  为利益集团的集合，下标  $i$  代表不同利益集团， $P$  为特定的贸易政策， $W(P)$  表示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构成与各利益集团总福利构成相同， $\alpha$  为变量参数，表示影响政治家关注选民福利的权重， $\alpha$  为零时表明政府是完全自利的， $\alpha$  为无穷大时表明政府不关心捐资收入。政治捐献模型认为现实中的政府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公共福利”，从而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可以被解读为公众、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多方互动与博弈过程。<sup>①</sup>

### 三、美国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影响机理研究

#### (一) 基于政治捐献模型的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政治捐献”模型是用利益集团游说理论来研究贸易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模型之一。本文以此为基础，进而尝试构建利益集团挑起对华贸易战的理论分析框架。政治捐献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两个不同维度来分析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得出任何贸易保护的产生都是利益集团、政策决策者和选民之间的均衡博弈的结论。其中特殊利益集团为满意的竞选结果而参加政治活动的动机称为“竞选动机”，能够用捐资影响政府作出自己偏好的决策的动机称为“影响动机”。政治家的目标在于追求连任，而连任取决于普通选民支持、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等。因此政治家不仅关心竞选中不可或缺的竞选资助，还要考虑全体选民的福利，政治家的目标函数是达到最大化政治献金与社会总福利的均衡。

$$G = \sum_{i \in L} C_i(P) + \alpha W(P)$$

其中  $C$  是政治献金， $L$  为利益集团的集合，下标  $i$  代表不同利益集团， $P$

<sup>①</sup> 吴韧强：《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综述》，载《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第9页。

为特定的贸易政策， $W$  表示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构成与各利益集团总福利构成相同， $\alpha$  为变量参数，表示影响政治家关注选民福利的权重。 $\alpha$  为零时表明政府是完全自利的， $\alpha$  为无穷大时表明政府不关心捐资收入。

贸易政策是公众、利益集团和政府博弈的结果，均衡结果满足：（1）给定利益集团提供的捐献安排，政府设定贸易政策以最大化其目标函数。（2）给定其他利益集团出资表的条件下，每个利益集团的均衡出资都是对自身最优的，均衡政策向量将最大化该利益集团和政府的联合福利。（3）每个利益集团的捐献安排都限制在可行的范围内（大于零，小于集团成员有效的总收入）。（4）每个利益集团都存在政府从该利益集团得不到任何捐献的政策。利益集团为游说政府做出有利于己方的贸易政策决策，必须影响政治家的目标函数。不同利益集团的捐资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例如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与支持贸易壁垒的利益集团的捐资对政策的影响效应是相反的。

## （二）基于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模型测度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可以划分为两种主要类型：支持贸易自由化和反对贸易自由化。例如王勇把美国企业利益集团划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维护从中国进口、维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sup>①</sup>李坤望基于理论模型预测不同利益集团对贸易自由化所持的态度。<sup>②</sup>但是由于他们采用基于行为的方法往往非常依赖于数据的获取，但这些数据既很难充分获取又存在着可信度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划分标准难以量化、主观性较强，有关划分凭据与结果已经严重滞后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形势和政策需求。部分学者有用单边进出口数额与比重来划分有关利益集团的先例，但是这种做法将问题过于简单化，存在进出口只考虑单边进出口数据，从而忽视了本行业与外国依存度的弊端。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此予以改进，我们尝试使用新的测度方法，通过易获得的数据集就能大致锁定那些潜在的对中美贸易战持不同态度的利益

<sup>①</sup> 王勇：《试论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以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政策为例》，载《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第60—91页。

<sup>②</sup> 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PNTR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载《中国经济学》2009年第1期，第281—314页。

集团范围。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中美间不同行业的贸易依存度（或者说是贸易互补性需求）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其行业背后的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因此，我们只要能计算出前者，就可以估算出后者对待中美贸易战的态度和政策偏好。建模思路如下：

$$Y = X_1 + B$$

其中，Y代表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和政策偏好，分为支持、反对和中性三种， $X_1$ 代表中美该行业的贸易依存度、B则代表影响Y的其他因素，利益集团可以依据本集团利益做出理性决策。相较于一些研究使用的进出口数值比重等重要性指标，贸易依存度更加稳定，与利益集团利益也更加具有一致性。

本文采用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简称G-L指数）来衡量两国间不同行业的贸易依存度，这是用来测度产业互补性贸易需求的指标，在统计数据上显示同一类同时存在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数额，表明在该产业在贸易需求方面具有互补性。

$$T_i = 1 - \frac{|X_i - M_i|}{X_i + M_i}$$

式中： $X_i$ 和 $M_i$ 分别代表某特定产业中特定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和M分别代表某国的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 $X_i/X$ 和 $M_i/M$ 分别代表该特定产业中特定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占该国家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比率。

那么，如果G-L指数取值越接近1，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两国间该产业的贸易依存度越高，贸易壁垒对两国该产业的损害越大，这些行业的利益集团将更加倾向于反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反之，如果G-L取值越接近0，产业内贸易水平越低，两国贸易依存度越低，这些企业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或更倾向于持赞成或中立态度。

#### 四、利益集团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政策偏好 及其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实证分析

##### （一）基于G-L指数测度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的政策偏好

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指数）模型适用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我们对贸

易依存度测算的结果也必须是稳定的。现实中，两国双边贸易的互补性需求在中近期内，通常不会出现大幅度变化。

我们用 G-L 指标代表贸易依存度数据并予以测算，并设计了两个实验来检测其稳定性。选择《2007—2019 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的有效数据计算 G-L 指数予以验证。该数据集可在商务部网站<sup>①</sup>下载，其中包含了中美双边贸易数额最大的 15 类商品进出口数据，我们选用 2007—2019 年上半年的数据。

表 1 2007—2019 年上半年美国主要进口商品构成及其 G-L 指数测算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年度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出口	G-L 指数	入榜频率
2007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018	480	0.38	0.923 076 92
2009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017	738	0.54	0.923 076 92
2010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316	1 441	0.77	0.923 076 92
2011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757	1 350	0.66	0.923 076 92
2012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3 126	1 845	0.74	0.923 076 92
2013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916	2 828	0.98	0.923 076 92
2014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786	2 734	0.99	0.923 076 92
2015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57 344	44 916	0.88	0.923 076 92
2016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748	2 149	0.88	0.923 076 92
2017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2 975	1 403	0.64	0.923 076 92
2018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3 404	1 539	0.62	0.923 076 92
2019(上)	16-24	食品、饮料、烟草	1 035	572	0.71	0.923 076 92
2007	28-38	化工产品	6 339	5 159	0.90	1
2008	28-38	化工产品	9 679	5 933	0.76	1
2009	28-38	化工产品	7 607	6 308	0.91	1
2010	28-38	化工产品	9 523	8 564	0.95	1
2011	28-38	化工产品	12 321	10 024	0.90	1
2012	28-38	化工产品	12 495	9 476	0.86	1
2013	28-38	化工产品	12 697	9 652	0.86	1
2014	28-38	化工产品	13 716	9 678	0.83	1
2015	28-38	化工产品	193 630	161 999	0.91	1

① 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续表

年度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出口	G-L 指数	入榜频率
2016	28-38	化工产品	13 027	9 720	0.85	1
2017	28-38	化工产品	15 096	11 189	0.85	1
2018	28-38	化工产品	18 291	12 352	0.81	1
2019(上)	28-38	化工产品	7 770	6 446	0.91	1
2007	39-40	塑料、橡胶	11 342	4 173	0.54	1
2008	39-40	塑料、橡胶	12 286	4 506	0.54	1
2009	39-40	塑料、橡胶	10 848	5 044	0.63	1
2010	39-40	塑料、橡胶	12 865	5 735	0.62	1
2011	39-40	塑料、橡胶	14 849	6 089	0.58	1
2012	39-40	塑料、橡胶	16 846	5 719	0.51	1
2013	39-40	塑料、橡胶	18 207	5 693	0.48	1
2014	39-40	塑料、橡胶	19 617	5 959	0.47	1
2015	39-40	塑料、橡胶	74 389	73 870	1.00	1
2016	39-40	塑料、橡胶	18 024	5 564	0.47	1
2017	39-40	塑料、橡胶	19 813	6 371	0.49	1
2018	39-40	塑料、橡胶	23 263	6 417	0.43	1
2019(上)	39-40	塑料、橡胶	10 354	2 838	0.43	1
2007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386	1 039	0.25	0.846 153 85
2008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500	1 057	0.25	0.846 153 85
2009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6 076	835	0.24	0.846 153 85
2010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563	1 213	0.28	0.846 153 85
2011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8 176	1 469	0.30	0.846 153 85
2012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8 531	1 634	0.32	0.846 153 85
2013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8 756	1 987	0.37	0.846 153 85
2014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8 661	1 921	0.36	0.846 153 85
2016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641	1 305	0.29	0.846 153 85
2017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455	1 270	0.29	0.846 153 85
2018	41-43	皮革制品;箱包	7 512	909	0.22	0.846 153 85
2007	44-46	木及制品	3 448	586	0.29	0.923 076 92
2008	44-46	木及制品	3 209	529	0.28	0.923 076 92
2009	44-46	木及制品	2 592	555	0.35	0.923 076 92
2010	44-46	木及制品	3 056	1 167	0.55	0.923 076 92
2011	44-46	木及制品	3 139	1 934	0.76	0.923 076 92

续表

年度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出口	G-L 指数	入榜频率
2012	44-46	木及制品	3 505	1 641	0.64	0.923 076 92
2013	44-46	木及制品	3 662	2 355	0.78	0.923 076 92
2014	44-46	木及制品	4 019	2 679	0.80	0.923 076 92
2016	44-46	木及制品	4 271	2 548	0.75	0.923 076 92
2017	44-46	木及制品	4 272	3 202	0.86	0.923 076 92
2018	44-46	木及制品	4 457	2 875	0.78	0.923 076 92
2019(上)	44-46	木及制品	1 619	964	0.75	0.923 076 92
2007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3 867	2 696	0.82	1
2008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163	2 999	0.84	1
2009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3 679	3 139	0.92	1
2010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065	3 781	0.96	1
2011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196	4 924	0.92	1
2012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486	4 704	0.98	1
2013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546	4 527	1.00	1
2014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4 702	4 356	0.96	1
2015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23 433	29 276	0.89	1
2016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5 203	4 351	0.91	1
2017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5 453	4 322	0.88	1
2018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5 949	3 941	0.80	1
2019(上)	47-49	纤维素浆;纸张	2 521	1 618	0.78	1
2007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1 185	2 255	0.13	1
2008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1 489	2 524	0.15	1
2009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0 896	1 633	0.10	1
2010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7 030	3 080	0.15	1
2011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9 261	3 746	0.17	1
2012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9 294	4 635	0.21	1
2013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40 674	3 545	0.16	1
2014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41 183	2 279	0.10	1
2015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115 137	24 885	0.36	1
2016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9 496	1 354	0.07	1
2017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38 994	1 805	0.09	1
2018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40 501	1 712	0.08	1
2019(上)	50-63	纺织品及原料	17 318	775	0.09	1
2007	71	贵金属及制品	2 787	511	0.31	0.692 307 69
2010	71	贵金属及制品	2 905	674	0.38	0.692 307 69

续表

年度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出口	G-L 指数	入榜频率
2011	71	贵金属及制品	3 309	999	0.46	0.692 307 69
2013	71	贵金属及制品	3 671	1 156	0.48	0.692 307 69
2014	71	贵金属及制品	3 616	1 094	0.46	0.692 307 69
2015	71	贵金属及制品	59 344	58 726	0.99	0.692 307 69
2017	71	贵金属及制品	2 920	1 179	0.58	0.692 307 69
2018	71	贵金属及制品	3 091	1 658	0.70	0.692 307 69
2019(上)	71	贵金属及制品	1 322	453	0.51	0.692 307 69
2007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0 791	7 531	0.53	1
2008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4 090	8 370	0.52	1
2009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5 374	7 485	0.65	1
2010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7 436	8 586	0.66	1
2011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9 792	10 873	0.71	1
2012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1 130	9 714	0.63	1
2013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1 701	9 072	0.59	1
2014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4 234	7 894	0.49	1
2015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17 273	68 754	0.74	1
2016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3 255	5 238	0.37	1
2017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5 381	6 021	0.38	1
2018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28 201	4 849	0.29	1
2019(上)	72-83	贱金属及制品	12 505	1 691	0.24	1
2007	84-85	机电产品	140 745	19 543	0.24	1
2008	84-85	机电产品	145 495	21 133	0.25	1
2009	84-85	机电产品	135 368	17 878	0.23	1
2010	84-85	机电产品	173 554	22 771	0.23	1
2011	84-85	机电产品	193 547	22 353	0.21	1
2012	84-85	机电产品	209 825	21 222	0.18	1
2013	84-85	机电产品	217 977	23 573	0.20	1
2014	84-85	机电产品	232 340	24 498	0.19	1
2015	84-85	机电产品	649 812	375 576	0.73	1
2016	84-85	机电产品	226 418	23 743	0.19	1
2017	84-85	机电产品	256 626	25 000	0.18	1
2018	84-85	机电产品	268 543	27 037	0.18	1
2019(上)	84-85	机电产品	105 142	13 692	0.23	1
2007	86-89	运输设备	6 725	9 268	0.84	1
2008	86-89	运输设备	7 046	7 225	0.9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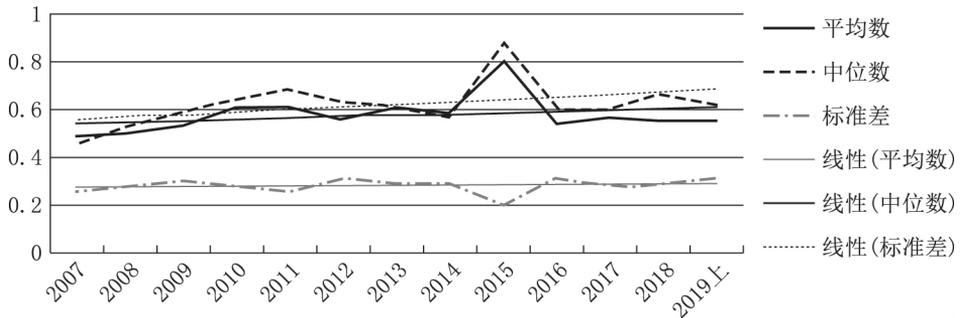
续表

年度	HS 编码	商品类别	进口	出口	G-L 指数	入榜频率
2009	86-89	运输设备	5 523	7 477	0.85	1
2010	86-89	运输设备	7 659	10 539	0.84	1
2011	86-89	运输设备	9 302	13 291	0.82	1
2012	86-89	运输设备	10 432	15 551	0.80	1
2013	86-89	运输设备	10 824	23 037	0.64	1
2014	86-89	运输设备	12 847	27 259	0.64	1
2015	86-89	运输设备	319 362	265 460	0.91	1
2016	86-89	运输设备	14 835	25 657	0.73	1
2017	86-89	运输设备	15 852	29 511	0.70	1
2018	86-89	运输设备	18 370	27 682	0.80	1
2019(上)	86-89	运输设备	8 007	9 746	0.90	1
2007	90-92	光学、医疗设备	6 785	3 333	0.66	1
2008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7 412	3 764	0.67	1
2009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6 617	3 983	0.75	1
2010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8 257	5 223	0.77	1
2011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9 136	5 752	0.77	1
2012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0 116	7 059	0.82	1
2013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0 820	7 690	0.83	1
2014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1 759	7 556	0.78	1
2015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84 160	85 474	0.99	1
2016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2 690	8 306	0.79	1
2017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3 254	8 867	0.80	1
2018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13 813	9 835	0.83	1
2019(上)	90-92	光学、钟表、医疗设备	6 088	4 788	0.88	1

备注：入榜频率是数据缺失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入榜频率的测算口径是以每个行业为单位是按年度计算的纵向口径。2007—2018 一共 12 年，由于 G-L 是个相对数没有影响，所以再加上 2019 上半年的数据，总分母一共是 13。因为在该《2007—2019 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中，只列出了中美双边贸易最重要的 15 个行业，所以有些年度进出口数据是缺失的。比如 2018 年缺了一条行业数据，所以入榜频率测算就是  $12/13=92.31\%$ 。在筛选样本和数据处理时，本研究剔除了部分无效或缺失数据，这里的无效数据是指美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额度因为缺乏数据导致无法计算 G-L 指数或者其数据缺失率（入榜频率）低于 50% 的数据。有效数据的定义是数据完整率高于 60% 的数据（该报告会有平均 15%—20% 的数据缺失导致的无效数据），对缺失的部分使用该行业未缺失的 G-L 指数平均值进行补齐。

资料来源：《2007—2019 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接下来，在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希望知道有效数据组整体其 G-L 指数数据分布情况（某一年所有行业类别的平均值、方差、标准差），从而反应该年数据整体的质量变化。在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数的标准差为 0.08，变异指数为 13%。中位数的标准差为 0.1，变异指数为 15%，标准差的标准差为 3%，变异指数为 10%。除去 2015 年的异常点外，整体 G-L 指标变化非常平稳。



资料来源：《2007—2019 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图 1 实验 1-有效数据组 2007—2019 年上半年总体 G-L 指数变化

在第二个实验中，我们则希望检验有效数据组内部的单体波动情况（有效数据组中单个行业其 G-L 的波动情况），对此，我们把 G-L 指数大于当年数据组上四分位数的判定为支持组（1），低于下四分位数判定为反对组（-1），其他的判定为不明显组（0）。观察其判定结果的稳定性。在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体维度的预测结论非常稳定，再次证实实验假设。

表 2 实验 2-有效数据组 2007—2019 年上半年单体结论波动变化

行 业	结论	准确度(众数数/总年数)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1)	54%
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	(1)	69%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	0	69%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0	77%
革、毛皮及制品;箱包;肠线制品	0	77%

续表

行 业	结论	准确度(众数/总年数)
木及制品;木炭;软木;编织品	0	85%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0	85%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1)	92%
贱金属及其制品	0	92%
木浆等;废纸;纸、纸板及其制品	0	92%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1	100%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	1	100%
	平均值	83%

资料来源:《2007—2019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基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利益集团划分成支持美国对华开打贸易战(1)、反对中美开打贸易战(-1)、尚无明确态度三类。因此,我们在这里基于贸易依存度理论提出一种易于执行的新方法。

首先,利用G-L指数模型,在了解两国各产业产品进出口数额数据的情况下,该模型可以提供两国各行业经济依存度。初步划分对某一事件不同态度的利益集团。

其次,由于上述模型由于两国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统计口径差异原因能得到的数据很有限。因此在特定搜索引擎固定时间段的资讯进行检索,去重处理后对上一步骤得到的行业数据进行补充修正,得出对贸易战不同态度的具体企业。

最后,根据这些企业名单我们继续利用谷歌、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深入检索,搜集和整理出这些企业的代表观点、政策偏好和影响途径。

表3 基于2007—2019年上半年数据计算出的美国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

分类	行 业	对华发动贸易战
17	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	反对
18	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	反对
11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反对
4	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及制品	中立

续表

分类	行 业	对华发动贸易战
6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中立
8	革、毛皮及制品、箱包、肠线制品	中立
9	木及制品、木炭、软木、编织品	中立
7	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	中立
15	贱金属及其制品	中立
10	木浆等、废纸、纸、纸板及其制品	中立
16	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	支持
14	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	支持

注：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只收集了中美双边贸易的前 15 大宗商品数据，更全面的双边进出口贸易数据可以在美国商务部网站下载。

资料来源：《2007—2019 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概况》。

## （二）影响对华贸易决策偏好的主要利益集团筛选及其优化

依据 G-L 指数计算筛选出的数据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美双边进出口贸易数据的统计口径有差异，造成应用 G-L 指数得到的有关数据和指标可能存在争议。二是尽管 G-L 指数比进出口贸易数额及其比重指标更为客观和全面，但仍然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各利益集团对华贸易决策的态度和政策偏好，由于各种因素作用可能并不会完全遵照根据 G-L 模型推导出来的结果。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依据 G-L 指数取得的结果进行优化。

由于咨询具有易获取、时效性强、信息较为可靠的优点。为了确保数据尽可能贴近实际。我们检索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以来的国内外资讯，根据资讯对贸易数据进行补充和修正。为了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复制性。我们利用谷歌和百度搜索引擎。就“美中、贸易战、美国企业、态度、支持、反对”等关键词，对时间范围为 2018 年 3 月—2019 年 9 月的资讯进行检索。自默认排序较靠前的几十页资讯中，去重处理后整理出了以下对于贸易战持不同态度的利益集团。

表 4 支持中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

利益集团类型	代表组织
企业	微软、亚马逊、《福克斯新闻》《福克斯商业新闻》、科技创业公司 Alter Science、木制品公司 Cascade Wood Products、钢铁产品公司 Gerda Long Steel North America、定制集装箱底盘和专用平板拖车公司 Cheetah Chassis、工业安全护具制造商 ERB Safety、地毯瓷砖地板制造商 Mohawk Industrie
协会	国际机械师与航空航天工作者联盟、美国纺织品协会、美国国家零售联盟、美国铝业协会、美国钢铁学会、美国钢铁产业协会、美国钢铁制造商协会、钢铁建筑材料制造业协会、美国电气化学协会、橡胶制造商协会、美国森林与纸业协会、繁荣美国联盟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搜索结果整理。

表 5 支持贸易战案例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7 年 3 月 11 日 【国际财经】 <sup>①</sup>	2017 年 3 月 9 日，美国铝业协会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申请书，要求对原产于中国的铝箔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称中国铝生产商获得政府的不当补贴，并以不公平的低价出售产品，对外国竞争对手造成损害。
2018 年 3 月 26 日 【环球时报】 <sup>②</sup>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收购数家破产钢企后，成立了国际钢铁集团，游说美国政府加征钢铁关税，从而使自己购买的钢铁资产升值，为之后的转手创造巨大利润空间。 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写了三本书“抹黑中国”，拉赞助拍片针对中国钢铁业。
2018 年 4 月 19 日 【凤凰国际】 <sup>③</sup>	《福克斯新闻》社论明确支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皮龙调查研究中心在 2017 年 2 月发布“美国人对中国看法在过去十年更趋负面”的报告，并指出传统共和党人一直比民主党人对中国有更多负面的看法。

① 国际财经：<https://finance.qq.com/a/20170311/005625.htm>。

② 环球时报：[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326/16045627\\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326/16045627_0.shtml)。

③ 凤凰国际：[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419/16134995\\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419/16134995_0.shtml)。

续表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8年5月21日 【中华商报】 <sup>①</sup>	<p>很多美国企业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剽窃”做法表示不满。科技创业公司 Alter Sciences 的代表 George Carlislebiao 说：“我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决定。”</p> <p>2018年5月15日至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特朗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计划进行的公开听证会上，美国钢铁企业、科技企业和部分制造企业对关税计划表示支持。</p> <p>国际机械师与航空航天工作者联盟（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 and Aerospace Workers）的欧文·赫恩斯塔特（Owen Herrnstadt）表示，希望航空航天零部件也能进入这份关税征收清单，他认为这样对自己所代表的工人团体和行业有好处。</p>
2018年8月26日 【中国新闻网】 <sup>②</sup>	<p>2018年8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华盛顿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第五天，支持关税的企业：</p> <p>木制品公司 Cascade Wood Products 公司代表加里·特拉普（Gary Trapp）说：“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研发新技术，但还是无法与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竞争。”</p> <p>钢铁产品公司 Gerdau Long Steel North America 公司代表亚当·帕尔（Adam Parr）说：“他们（中国）的生产效率非常高，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在他看来，关税清单应该再多增加几种产品，税率应该从10%提高到25%，公司才能在中有一席之地。</p> <p>定制集装箱底盘和专用平板拖车公司 Cheetah Chassis 公司代表弗兰克·卡茨（Frank Katz）说：“要是不加征关税，中国就要占领集装箱生产市场了。”</p> <p>工业安全护具制造商 ERB Safety 公司代表希拉·伊兹（Sheila Eads）称，2001年以前该行业绝大多数产品都在美国工厂生产，但此后因为成本因素，绝大多数企业都选择外包。不对中国产品加征更高的关税，就没法增加美国本土的生产。</p> <p>地毯瓷砖地板制造商 Mohawk Industries 公司代表布赖恩·卡森（Brian Carson）称，中国商品占据了美国65%的市场份额。加征关税会影响中国35亿美元出口，这样我们就能趁机发展了。</p>
2018年8月22日 【凤凰网财经】 <sup>③</sup>	<p>2018年8月2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华盛顿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首日的61个发言人中，仅有空调、食品包装和纺织品三个行业的代表在陈述中表示支持全部或者部分征税，称在产品或业务方面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冲击。</p>

① 中华商报：<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262918>。

② 中国新闻网：<http://news.sina.com.cn/c/zj/2018-08-26/doc-ihifuvph2644680.shtml>。

③ 凤凰网财经：[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822/16464583\\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822/16464583_0.shtml)。

续表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9年7月5日 【欧洲时报】 <sup>①</sup>	美国两大“云端科技”巨子——亚马逊和微软——都想进军中国市场却不愿意被迫和中国企业合作转让技术，它们获得了50多位议员的支持，集体反对中国要求外企转让技术的规定，认为这项规定削弱了知识产权保护。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媒体报道整理。

表 6 反对中美贸易战的利益集团

	代 表 组 织
企业	苹果 (Apple)、凯士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Capstone International HK Ltd.)、New Balance、耐克 (Nike)、阿迪达斯 (Adidas)、彪马 (Puma)、S.Lichtenberg & Co. (窗帘进口商)、Regalo International LLC (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胡椒博士 (Keurig Dr Pepper, 饮料加工企业)、美国哈雷·戴维森公司 (Harley Davidson, 摩托车生产商)、美国联合技术国际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沃尔玛 WalMart Inc.、美元树 Dollar Tree、百思买 Best Buy、Atlas PyroVision (烟花表演公司)
协会	美国商会、玩具协会、时尚珠宝配饰协会、娱乐软件行业协会、服装和鞋类行业协会、全美零售商联合会、半导体行业协会、化学理事会、出版商协会、博物馆馆长协会、茶叶协会、自行车产品供应商协会、摩托车行业委员会、蜡烛协会、贺卡协会、照明协会、救生衣协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 7 反对贸易战案例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9年6月18日 【环球时报】 <sup>②</sup>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烟花表演公司 Atlas PyroVision 首席执行官佩尔基表示，他找遍了全世界都没有找到一家供应商能生产出达到中国质量标准的烟花。 窗帘进口商 S.Lichtenberg & Co. 公司总裁斯科特·戈尔茨坦说，重启生产不在考虑之列，“我都不知道能否招到缝纫工，该付给他们多少钱。而以前供应布料的美国纺织厂或印染厂，如今没一家在经营”。 婴儿安全门和婴儿床栏杆生产商 Regalo International LLC 称，其他国家的工厂相比中国差远了。越南能承接木制品和纺织品订单，但金属制造基础设施薄弱。 美国商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称对华新关税将会大幅增加对美国消费者、工人和企业造成的伤害。白宫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 10 年让美国经济损失 1 万亿美元。 美国行动论坛主席霍尔茨·伊金表示，特朗普能否连任取决于经济，关税和贸易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对 2018 年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造成了消极影响。

① 欧洲时报：<http://www.oushinet.com/china/chinaneews/20190705/325260.html>。② 环球时报：<http://www.oushinet.com/china/chinaneews/20190618/323882.html>。

续表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9年6月21日 【中评网】 <sup>①</sup>	<p>苹果（Apple）2019年6月20日称，新一轮关税举措将削弱该公司的竞争力，并且会减少其对美国财政部的贡献，而该公司作为美国最大的纳税企业之一，在2018年时曾做出未来5年向美国经济直接贡献3500亿美元的承诺，如果政府执意提升对华加征关税力度，那么该公司将受到相应冲击并且竞争对手会因此获利。</p> <p>饮料加工商胡椒博士（Keurig Dr Pepper）指出，目前该公司在美国市场出售的咖啡机中，有近88%是从中国进口的，并且这些咖啡机已经遍布逾2800万个美国家庭以及100万个酒店房间中，未来消费者可能会因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或是放弃早上喝咖啡的习惯。</p> <p>全美第七大进口商的美廉价品零售商美元树（Dollar Tree）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清单几乎包括了所有消费者，未来将对中低收入的美国家庭构成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p>
2019年7月5日 【欧洲时报】 <sup>②</sup>	<p>美国180家鞋类产商（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和彪马等）共同签署发给特朗普的公开信指出，如果美国人民可以用脚来思考的话，必将反对贸易战。</p> <p>美国鞋类分销商和零售商行业协会表示，有62%的美国品牌篮球鞋和普通鞋类在中国生产，对中国产品增加25%的关税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美国消费者为此将多缴付70亿美元税费，原价49.99美元的帆布鞋将卖到65.57美元。</p> <p>沃尔玛联合同行企业及600余家（农产品和技术行业为主）的企业，发起全国范围的名为“税收会削弱国力”运动，预测如果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25%的关税，美国将丧失200多万个就业机会，国内生产总值将降低一个百分点。</p>
2019年8月23日 【环球时报】 <sup>③</sup>	<p>美国联合技术国际（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总裁艾萨克表示，虽然美国企业可能会重新考虑供应链，但大量生产回归美国的现象并未发生。自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大幅下降，但同时缺口被其他国家产品填补，美国贸易逆差状况基本保持不变。</p> <p>凯士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Capstone International HK Ltd.）总裁拉里·斯劳文说，自己必须尝试去其他地方设厂，这是从业30年来所做过最艰难的事情。</p>

① 中评网：<http://www.crntt.com/doc/1054/6/2/1/105462166.html?coluid=10&kindid=255&docid=105462166&mdate=0621153653>。

② 《欧洲时报》：<http://www.oushinet.com/china/chinanews/20190705/325260.html>。

③ 《环球时报》：<https://finance.huanqiu.com/article/9CaKrnKmo4Y>。

续表

时 间	代表性事件
2019年9月4日 【财经社】 <sup>①</sup>	全美零售商联合会（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高级副总裁戴维·弗伦奇（David French）表示，新加的关税将会损害特朗普的选民基础，因为他们处于国家经济最脆弱的地方。这些人无法承受为日常用品多付数百或数千美元费用的负担。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媒体报道整理。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美国国内各利益集团普遍对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市场化”和“不公平”的中美贸易现状表示不满。政治捐资、操控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出席听证会、游说政府与致信总统、借助旋转门制度影响政府人事安排、游说议员和影响选举等手段是各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途径，其中出席听证会仍为各利益集团最广泛采用的影响方法，而在新媒体时代操控媒体干预舆情和政府决策的影响方式正越来越重要。

##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利益集团理论为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决策者的政治需求与交易决定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服务于美国的利益集团。本文在哪些利益集团在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上做出了有益探索，并提出了新的划分方法，并据此实证分析当前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影响和传导机制问题。本文研究发现：（1）基于2007—2019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及中美双边贸易排名前15位的大宗商品数据分析，不同美国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战存在显著的政策偏好差异。支持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和附件、珠宝、贵金属及制品、仿首饰、硬币行业；反对贸易战的工商利益集团主要包括：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乐器、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行业；对中美贸易战保持中立态度的工商利益集团占据主流。

<sup>①</sup> 财经社：<http://www.cajingshe.cc/caijing/guojicaijing/8797.html>。

在样本区间内，整体 G-L 指标变化非常平稳，有效数据组内部的单体波动情况也非常稳定。(2) 借助谷歌和百度搜索引擎，就“贸易战、美国企业、态度、支持、反对”等关键词，对 2018 年 3 月—2019 年 9 月期间的资讯进行检索、排序和去重处理后，梳理出对于中美贸易战持不同政策偏好的代表性美国企业和行业协会。(3) 政治捐资、操控媒体影响公众舆论、出席听证会、游说政府与致信总统、借助旋转门制度影响政府人事安排、游说议员和影响选举等手段是各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的主要途径，其中通过新媒体影响舆论和政策制定越来越重要。

当前，美国通过贸易争端对中国敲打讹诈的力度前所未有的，对中国的技术压制和战略遏制有目共睹，这是美国的战略抉择，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性行为，而且是美国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形成的战略共识。美国的对华战略应是一个策略组合，贸易摩擦只是开始。美国处心积虑营造让中国出错招、打错牌的外部压力环境，战略目标在于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和政治霸权、重塑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重构全球价值链，核心目标就是“去中国化”和规锁中国。中美经贸摩擦风险若管控得当，有望中近期内得到缓解，但是美国可能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中美贸易争端本质在于大国之间的制度竞争与战略较量。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不能限于计较眼前输赢，需要超越中美贸易冲突本身，以这场巨大的外部压力为变革契机和发展动力，建设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国内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助力中国的持续性、全面性崛起。美国实力衰减、霸权衰退与权力转移，是逻辑演化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但预计会经过复杂的战略较量和博弈。常规性、长期性、可控性的冲突、博弈与互动，正成为中美在经济与政治、科技与企业之间较量的常态。

另一方面，贸易战主要被那些中国产品对其产生极大威胁的中低端产业以及部分美国没有竞争优势的高精尖产业利益集团所支持。被消费者权益群体和在华占很大市场份额的美国农业和领先高科技产业利益集团所反对。但上述利益集团都普遍对中国“不公平”“非市场”的贸易现状表示不满。基于此，我们建议应该充分利用美国本土利益集团及其矛盾。中国应该进一步分析具体利益集团在美国对华贸易问题上的态度、影响力以及其各自之间的矛盾。或通过美国商会等工商业亲华利益集团的积极沟通，对特朗普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从而

达到把握主动，以斗促合的目的。或通过影响美国有关利益集团进而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具体细节，在具体领域为中国内部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产业升级提供倒逼动力。中国应充分抓住贸易战的机会，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努力发展独立自主的核心技术，持续提升国际营商环境，减少政府干预，推动市场化改革进程。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本文采用的数据集是按照关税总署商品类别作为口径划分的，但在现实中很多公司往往是混业经营的，需要进一步处理。本文假设行业的贸易依存度决定利益集团态度的核心因素，本质上是一个未得到验证的简单线性模型。但是在现实中，一个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往往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如何进行定量测度？在不同背景下影响力的边界是什么？这是本研究后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Analysis of 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against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 *Li Xi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disputes and the intensified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sued a series of reports on attacks on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high-tech industry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e U. S. Congress passed legislation to strictly review foreign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 export controls in China. The 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various measures to restrict Sino-U. 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nd conducted investigations on Chinese scientists working with me. This paper has initially comb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ome departmental normative documents that the U. 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ve had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China's or Sino-U. 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since 2000, and analyzed their trends and impacts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s  
Federal law

### **Trade Conflicts, Interest Groups and U.S. Trade Policy towards China**

..... *Cheng Yonglin Jiang Jilu*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rubel-Lloyd index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political donation of interest groups, analyzes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different U.S. interest groups in Sino-U.S. trade conflicts, and reveals the U.S. trade with China. The intrinsic influence mechanism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n analyze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major U.S. interest groups on Sino-U.S. trade conflict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op 15 commodity data of the U.S. trad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7—2019 and th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ent U.S. interest groups have significant policy preferences for Sino-U.S. trade war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 groups that support the trade war mainly include: electromechanical, audio-visual equipment and its parts and accessories, jewelry, precious metals and products, imitation jewelry, coin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 groups against trade war mainly include: vehicles, aircraft, ships and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optical, medical and other instruments, watches, musical instruments, textile raw materials and textile products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interest groups that maintain a neutral attitude towards Sino-U.S. trade wars dominate the mainstream. In the sample interval, the overall G-L index changes very smoothly, and the monomer fluctuations within the effective data set are also very stable. (2) Searching, sorting, and deduplicating information from March 2018 to September 2019 through keywords such as “trade war, American business, attitude, support, and opposition” through Google and Baidu search engines. After that, we will sort out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companie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that have different policy preferences for Sino-U.S. trade wars. (3) Political donation, manipulation of media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ttending hearings, lobbying government and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using the revolving door system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ersonnel arrangements, lobbying members and influencing elections are all interest groups affecting U.S. trade policy decisions toward China. The main way through which new media

influences public opinion and policy making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this end,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U.S. interest groups and their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and that U.S. government behavior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its domestic corporate behavior, and enterprises, associations, and industries that support the Sino-U.S. trade war should be accurately attacked. Interest groups that oppose Sino-U.S. trade wars or prefer neutral policies should actively strive for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sonable interests of U.S. companies in fair compet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open markets, and dilute the high-tech and strategy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s in the field of sex industry, enhanc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o a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through struggle and further enhance China's domestic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rade wars, Deepl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s trade conflicts political contribution model G-L index trade policy

###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Mirror of Trade War**

..... Wang Lianhe Jiao Li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en negotiations, the Sino-U.S. trade war has not yet reached a substantive agreement and is still at a stalemate. The deadlock in the trade war highlights the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Sino-U.S. relations. Due to the change of Trump Administration's 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owards China, Sino-U.S. relations are in a tense and even antagonistic state in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areas such as the Taiwan Strai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l. Fric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intensified,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seriously retrogressed. However,